





東萊校正晉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阮籍 成 瞻 字 順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環灑志氣宏放慷慨獨得任情

阮籍

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得其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奏請除籍其有鴆方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秦公之陰而昭王陪東天布衣意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鄉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給補吏之召非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其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晉書)即位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卷

卷

世事遂酣飲為常。帝初欲為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儉削，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恠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籍聞步兵校尉營人善釀，有貯酒二百斛，乃戎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校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籍亦止。籍為決賭，既而飲酒二斗，卒聲一號，吐血而死。又曰：籍嘗一蒸肺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卒葬

卷

疾之。籍歸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更卧，其則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經佳哭之，盡哀而還。時寧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墮車而反。嘗登黃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景元四年卒。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捫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















於(文帝)曰拙康則能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  
諧康欲助母立僉帝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  
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  
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  
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  
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  
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書不傳人亦不言其姓  
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太師  
箴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莊老之學莊周著內  
外數十篇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文帝)之出郭象  
又述而廣之嵇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其品  
愛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

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伯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  
慕帝甚悅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哀亮追想曩昔生游愛  
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云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  
為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攜一壺  
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  
酒於其妻妻指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  
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內妻  
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  
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  
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  
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  
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宿瘤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



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  
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  
奮袂攘袂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嬰承  
樽銜盃激醴奮舞其踞枕麴藉糟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  
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視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  
憂待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農陳國陽夏人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以  
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東海王越聞  
其名辟為掾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  
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懸厚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  
以唇音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  
納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己幼雖折齒

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大將軍長史特  
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語其  
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自無祿禡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  
處若穢而動不累高躬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  
匡弼乃從容調議卒歲而已○**謝**嘗問鯤曰論者以君方虞亮  
自謂何如蒼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壚自  
謂過之温嶠嘗請鯤子尚曰尊人君豈惟識量遠至於神鑒  
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後舉出鯤為豫章太守蒞政  
清肅百姓愛之卒于官

胡毋輔之

諱之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台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  
性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更敬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  
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雲霧不絕誠為後進領  
袖也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後為樂安



公之與郡人尤先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  
公之子博其美其快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  
公則已矣後為人使輔之因就寢語數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  
公亦樂其美召見長悅之擢為功曹其縣拔人物若此後為州  
刺史未幾卒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爾  
之正酣飲謙之聞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死有  
東壁爾之歡笑呼入與其飲其所為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潁陽人少希放達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  
屢醉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  
縛之視之乃畢吏部也還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辭  
曰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  
酒盞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博結兄孫也任事頗後飲酒必滿亮阮奕  
相與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  
平郝鑿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下邳為裁伯陳留  
蔡謨為節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綬為委伯而曼為野伯凡  
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後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  
初拜官相飾世饜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曼則漸馨不  
復乃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  
雖晚至亦復盛饜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如曼之真率曼後  
為城所害亦明

駱亨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  
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寔以能食為豪伯豫章太守史  
瞻以大肥為莽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為猾伯而明以根  
突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先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胡長輔之所器薦之於東海王越  
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蒙  
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  
皆知是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  
與謝混阮放畢卓羊曼指彘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  
連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籍  
而大叫輔之督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連呼入遂與  
不捨言夜時人謂之八達（四）以逸補軍諮祭酒後為給事

本官  
四曰六學非常道則物廢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達其  
也無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出疎和獲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  
本源財無為之用分其盡業閉口言之道是以伯陽重龍馬  
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衆無聲而隨斯應者也

故選其旨而馳辯無能不舉彼選乎則將輕爵位懷  
度上八以抵拜兼車馬金客符簡之類自口於三而  
用儀等秘阮竹林之會劉畢之得之文說  
王伯天布憲百官從軌如禮之外棄而存以帝堯然  
於埃壙之表此武舍子於於鴻漢之瀨於羅低舉所以優  
水澄單茲焉賜隱臣行歌志主有嘉名○至於結康遺巨  
善於氏者先生之傳軍諮散髮更部盜擄豈以出彦名流茲焉  
自坊臨嚴龜而不迴登覽武而長歡則稱參絕阮器徒有通  
其勞選以鄙風俗召以故官長然尸系戰躡之外或有可觀焉  
焉感能符契情靈各彰終始惟神交於既終或相思而動驚  
臣足以拾其遺事附于篇末  
王政  
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違乎  
廷年秋水揚波春雲歛地旨酒嚴德憑蓋其性不翫斯風誰  
王政



東坡校正晉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庾敳

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也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見  
主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鵩鳥也從子  
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蓋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  
有無之間耳後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敳有重名為搆  
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時劉興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  
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  
千萬莫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頽然已醉幘墮  
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  
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  
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  
卿我自我自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亂與衍俱被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  
 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  
 當權重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先是注莊子者  
 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新義妙演奇致大  
 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  
 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三  
 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妻  
 伎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充謂曰君行當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

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伯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  
 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持飲  
 純曰長者為壽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  
 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尔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  
 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眾坐因罷純懼  
 上表自劾遂免官後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  
 荀賑於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賑  
 敢以私議奪公論宜加貶黜賑坐免官初賑與純俱為大將軍  
 所盛賑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賑以為愧恨至是毀純賑既死  
 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位至少府卒  
 更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  
 帝納茲謫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休牧東藩遠  
 逾驚憂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  
 壯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



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用素疾佞邪而  
因醉飽投鼠息憂置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  
善將非益乎

**晉書**魏氏維城齊丘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夾長岑伯義祭酒  
遺祭謀東一爵酌以賈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瘴惡專獻嘉謀幾  
鼎鑊

皇甫謚

皇甫謚字士安知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  
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朝  
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性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  
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  
仁曾父身家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尔曾純之甚  
也脩身為孝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  
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長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學

家之言沈靜無事於世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學  
生著孔樂聖賢之論後得風痺疾手不能書或勸謚脩名  
交謚作玄守論以答之貧者士之責賤者道之實遂不仕耽  
典籍忘扶輿食時人謂之書痴或戲其過篤將預殺謚精神  
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縣天乎城陽太守梁柳謚

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錢之謚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  
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  
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李孝  
兼相國辟皆不行其後親黨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  
又舉為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謚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  
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後累詔徵而竟不仕大康三年卒著詩  
賦詩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於  
世

摯虞



擊虞字仲治京兆人也少事皇甫謐才李通博著述不倦李賢  
 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國詔請賢良方正  
 直言會東堂景問擢為太子舍人除閹喜今後為尚書郎將作  
 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  
 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  
 而擬其形不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等數之紀  
 依律計方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  
 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  
 金石則音韻和諧持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  
 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  
 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古醫藥用之孔穴差錯此三者度量  
 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隳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  
 也臣以為宜如所奏。虞以漢末長亂諸傳多亡失雖其子孫  
 不能言其先祖撰述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是以備物

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選法為司徒所為詔原之為虞先  
 太常卿又為京兆人尚書從廣大制用虞虞亦請為遂以敘  
 ○東平太守廣極機清朝廣談虞不能對虞至廣不能合更相  
 噉笑勃然於出云

東晉

庚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顯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  
 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跡之足遂改姓焉哲博學多  
 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  
 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太康中郡界大旱哲  
 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眾謂哲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  
 昨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  
 哲常為勸農及對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  
 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乃召哲為掾轉佐著作郎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

東晉



善於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經陰陽卦二篇卦下易  
 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名三篇似札記又似亦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  
 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  
 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  
 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國  
 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願  
 漆書皆科斗字多殘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後詮次**國語**以其  
 付秘書皆在著者不得視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迂尚書郎○  
 武帝嘗問**國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朔  
 生二女至三日即亡於人以為怪乃招禱之水濱洗被遂因水  
 以况第其妻定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肇進曰虞小生不  
 足以此言也帝曰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沈酒故逸詩云  
 湯之將放桀也先其言曰三日置酒河內見金人毒水心之龜曰

有西身乃謂其疾因此立見山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  
 大悅賜金五十萬口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  
 字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至生張華以問晉哲曰此漢明  
 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後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年四十卒其五  
 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各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海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鄰親皆歎曰王氏有子  
 哉勸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接才為務同郡馬收試經為  
 郎薦接於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坡嶽俊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  
 卒過目而知義編類而長斯玉柱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意  
 玄黎之不若竊崇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  
 君何棄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足弟母若疾為  
 無心為妻承守初幸秀才是歲**國語**復陳以國有大慶天下秀  
 孝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及東海王越討王顯尚書令王



堪上請接補尚書中郎未至而卒 按常謂左氏詳義  
自是一家書不三為經發公羊附經一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  
羊春秋多有勸義

**史臣曰**皇甫謐素懷幽自閉居養疾自情筆削敦悅丘墳軒星  
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適乎平拔斯固有晉之高入者歟  
平篤然立論清醇醇餘既成會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  
存亡之機矣○**華**虞東晉等並詳賢載謐之識舊章奏議可  
文詞雅贍可謂博通之士也○**杜**虞既死於從理謐乃年位不充天之  
政秩宗參定經郊之禮虞既死於從理謐乃年位不充天之  
施何其妻也王謐之謂秀出見謐於晉謐其天任未申騏足美  
夫

**士安**字安世汝南人少事學博覽文雅志懷宏毅遺制可稱  
新治有濟濟出京清清

聖山疾聖

申謐字叔康汝南人少事學博覽文雅志懷宏毅遺制可稱  
郎母憂去職後東遷雍州刺史謐於東堂會送別謐曰卿自  
以為何知謐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指桂林之一枝  
崑山之片玉帝英侍中奏免謐官謐曰吾豈之哉耳不足亦謐  
在任嚴威明斷卒於官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人弱冠有殊操為務康所重謐王公侯守  
常伯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何曾舉种對曰夫賢才之畜  
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編墨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  
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會若開四聰之聽廣睿咨之  
求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又對曰天生蒸民君以司牧之  
人君道洽則壽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頹廢則庶



衡不應而滿九為火此則天人之理而與廢之由也策奏又權  
為第一轉中書郎朝廷咸憚其威容遠平原相為政簡惠百姓  
新之卒

華譚

表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太  
康中幸秀才**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然北有未  
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  
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  
流化順谷風以興仁義三才以御物開四竅以招賢故勞謙  
異務在擇才俊入於帝道以光又策曰帝舜以二十八成功  
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對曰今州郡貢  
秀奉臺府備良才譽猶南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  
駒也○時九州秀孝美無遺者譚素以才孝為東土所推  
詔譚項時為對見之譚曰不將里乃有如此才也

譚仕戶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  
譚不善因法以譚下獄鎮東將軍周護與譚素相親護  
而出之及甘卓討獲百姓奔散護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  
近護歎曰吾嘗謂軍令恩是譚子源之嗜今果效矣太興初  
拜前將軍以疾復轉秘書監自負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時晉陵  
朱鳳吳郡吳裴並孝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為著作佐郎或  
問譚曰訪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  
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  
一毛也問者稱善譚若恩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  
懷恨裴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及黜之言復  
存於今帝不憐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卒于家  
淮南太守譚亦好孝以詞辨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以能  
為勗譚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何也譚曰人各有能有不  
能譚中之好莫過譚錦錦不可以為帽譚中之美莫過譚稻稻不



水常

可以為善是以黃霸馳名於此郡而息善於京邑廷尉之才不  
為三公則善也易善之除松滋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  
言知善而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  
皆是美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  
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勞也壽陽已西皆是  
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情  
其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  
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卒於家

**史臣曰**

夫結政廢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侯明主而宣積

**武皇之世**

天下入安朝廷屬意於求賢漢朝有懷於干祿邵詩

等並舉州望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推亦况  
稱矣今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  
登而待於必用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邵元洽論古今事政華生鏡德鏡中應命鳥路曹

不若漢可也高步武皇

慈懷太子

懷太子博學明相**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

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牛次

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

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裙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舍君卒

宜備非常帝不宣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

帝曰豕其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

之因知其言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群目稱太子

以宣帝於是令書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

為廣陵王元康元年以就東宮及長不好孝惟與左右嬉戲不

能言敬保傅曹后素忌太子有令書因此密敕黃門闔官媚諛

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於是慢

弛益甚或廢朝待性拘小忌不許繕葺修牆止瓦動屋而於宮







列傳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

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

父兵為牙門將軍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

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率而

弃之乃論權所以得時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

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

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

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草萊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

對范陽龐參於眾中間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龐參龐班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非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

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陸機

陸機











子之之法言而作言直道觀子之美李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  
而作古今歷覽兼子通乃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惑而作  
吳廣九思真所謂不愧者也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  
諸葛孔明以行其善也有較論格品者曰或問子臨終最長國  
士之第一者中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  
答曰夫魯語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跡潛而勿用  
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遼東管仲代耕養老守約冲退禮  
然此第二人也侃然射國恩治心不待責以方見神執正不懼  
此第三人也對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顯微益此第四  
人也温恭情性不為動首無所入補從容保龍此第五人也過  
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一已下各論沒而遠海各第三已下有  
聖位而近者果是以深識者乎其病心履柔順也問者曰始  
則高論終則濟者矣太康中彼為散騎常侍尋卒  
曰古人之辭未有有食其言之者夫唯此是荆衡之北

有班班於秀質馳兵難於早年風聲潛潛葉精神使邁文藻  
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平終古高雨迎映如明月之輝  
意趣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雷壑雲開一語連文則  
流璧合其淵源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下  
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相考重光羽揖長運文武亦葉將相連  
華而後必則前編才助旌標器宜其承俊父之慶平佐時之業  
申飽長用保善流功屬具梓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亦巨  
運矯翻南鮮翻捷火樹飛鱗北遊平委湯池遂使分碎雙龍巢  
海而鳳激浪之心未曉邊骨脩鱗陵雲之意解騰先反勁騰空  
其翔躍焉可得哉口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  
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能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  
子必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藉中塗必無經時之奉  
豈生幽室終保弥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塗重而整利而生  
或有珠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荷美非所罕有常安翰奇擇者







物山水文清旨詎評多不錄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起  
世利與石崇等詭事賈謐每俟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謐  
之之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嘗言限斷亦岳之辭  
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既仕  
官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史感時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  
史責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憤然發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  
有之拙亦宜然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  
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  
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  
言拙則信而有微方今後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  
龍樂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憂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  
有曾於斗室之役乎於是覽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  
道遠自得地足足以漁釣春足足以耕種園蔬露洪朝夕之  
務幸而後伏臘之費孔曰曰老子惟孝友于兄弟此其

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其曰曰云云  
揚映沼芳枳樹攤遊鱗以清池自敷披竹木為語  
公大谷之梨梁侯鳥柳之柿周文弱枝之書房陽亦仰之李康  
不畢植義荷依陰時畫向陽綠翠含露白瑞寶霜於是稟秋暴  
浪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行轎車遠  
覽王畿近周家園御眾妙而絕思終優游而養拙○趙三倫輔  
政孫秀與岳素有隙遂誣岳乃石崇為亂誅之矣云族○岳初  
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汝仁卿亦復  
爾邪岳曰可謂自首同所歸也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自首何  
所歸乃成其讖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  
皆連手繫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其妻每行小兒以  
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父滿平原內史以學行稱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  
見知性靜退不競惟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本



康中奉太子拜太子舍人上尋黃頌俄轉著郎為兼與歲○  
齊王問起義引為參軍與齊時務不與末為中書令備嘗艱難  
以還鄉里道病卒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剛毅博學有文章大康初至蜀省父道  
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恃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  
而奇之乃表上其文載遣使招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推論  
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哉  
之哉故殷湯無陽謀之舉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紂  
之陣則呂牙涓涓之動則姜桓楚之類不可勝紀智無所運其  
事勇無所奮其氣則管仲也才無所聘其能辯無所展其說  
則項橐也具以只只之類載水而浮青虹赤虹不能飛  
而飛故和聲之在荆山載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  
之寶車之名乎載中何以效其操東郭於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剛毅博學有文章大康初至蜀省父道  
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恃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  
而奇之乃表上其文載遣使招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推論  
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哉  
之哉故殷湯無陽謀之舉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紂  
之陣則呂牙涓涓之動則姜桓楚之類不可勝紀智無所運其  
事勇無所奮其氣則管仲也才無所聘其能辯無所展其說  
則項橐也具以只只之類載水而浮青虹赤虹不能飛  
而飛故和聲之在荆山載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  
之寶車之名乎載中何以效其操東郭於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剛毅博學有文章大康初至蜀省父道  
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恃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見  
而奇之乃表上其文載遣使招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推論  
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哉  
之哉故殷湯無陽謀之舉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紂  
之陣則呂牙涓涓之動則姜桓楚之類不可勝紀智無所運其  
事勇無所奮其氣則管仲也才無所聘其能辯無所展其說  
則項橐也具以只只之類載水而浮青虹赤虹不能飛  
而飛故和聲之在荆山載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  
之寶車之名乎載中何以效其操東郭於

音樂使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曰孝若校尉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  
天作諸教文流英聲於友儔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  
三思緒雲雲詞餘景煥前史倚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  
張王化之幽曠清著哀詞費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蓋蓬山



魏

而育其好潔如江陵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樵為二賢之亞  
其矣然其拔彈置果拜陸超貴蔑集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  
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  
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者論究人道之綱裁履歷  
乘輿之監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錢石之文見奇於張敏  
濠化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  
揚光王府掾考相海濱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數遺文非徒  
語也

曾曰建稱弄翰彩影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名章遠思  
所揚多產冒號及亦羅次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林  
曾賦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國大棘鄉著遠志時人為之謔曰鳳皇鳴  
江應元其父名承山陰今時國語為江先所據而謂曰

魏

其節高萬年統深推四夷亂奉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轉太子洗馬  
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親親親又嘗貧過度多諸禁  
統上書陳五事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漢文身衣  
大綈足履屨馬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及到末世則有玉杯象箸  
熊蹯豹胎公朝廷善之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別駕季  
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  
孔文舉貴州人士有望應此者不統幸高平都監為賢良陳留  
阮瞻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永嘉四年卒

孫楚

魏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  
之善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迁著作佐郎後參石苞驃騎軍  
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  
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遂涇廢



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也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後廷  
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  
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或有謂之非祥可謂楚既失  
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  
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慮伏野  
夜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幸賢  
才垂鑒於傳石望想於渭濱申命公卿幸獨行君子可悼風厲  
俗者又幸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伏願  
下擇狂夫之言○**東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  
同郡王濟友善少時欲隱居謂濟曰富欲枕石漱流誤云  
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唯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  
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伉儷之重  
楚與濟年統碑

公與任不為而善為文時以以為者楚風家于會稽  
山水乃求為鄭人之轉在吳寧居賦不留心碑務縱意游吟  
山勝川靡不窮覽後為餘姚令卒  
鍾子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  
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  
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史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  
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  
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若曰楓柳雖復合抱亦  
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  
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  
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  
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撒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  
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蘇云應是我章語綽性通率好談諧







西



書